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《群書治要360》第四冊，第二單元「臣術」，二、「盡忠」。

【七十五、景公飲酒，夜，移於晏子。前驅款門曰：「君至。」晏子被玄端立於門。曰：「諸侯得微有故乎？國家得微有事乎？君何為非時而夜辱？」公曰：「酒醴之味，金石之聲，願與夫子樂之。」晏子曰：「夫布薦席，陳簠簋者有人，臣不敢與焉。」公移於司馬穰苴之家。前驅款門曰：「君至。」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。曰：「諸侯得微有兵乎？大臣得微有兵乎？大臣得微有不服乎？君何為非時而來？」公曰：「酒醴之味，金石之聲，願與夫子樂之。」穰苴對曰：「夫布薦席，陳簠簋者有人，臣不敢與焉。」公移於梁丘據之家。前驅款門曰：「君至。」梁丘據左擁琴，右挈竽，行歌而出。公曰：「樂哉！今夕吾飲也。微彼二子者，何以治吾國！微此一臣者，何以樂吾身！」】

這一條出自於卷三十三，《晏子·雜上》。

『款門』：就是叩門。『被』：這裡是念「披」。加衣服於身上而不束帶。『玄端』：黑色的禮服。『得微』：就是莫非。「微」是無的意思。『非時而夜辱』：「非時」就是不是時候。不是在正常的時候或者適當、規定的時間內。這個叫非時，我們講，不是時候。「辱」就是辱臨，對他人來臨的敬辭。有屈尊枉駕之意。『金石之聲』：泛指各種樂器的演奏，聲音優美。「金石」就是鐘磬之類的樂器，聲音清脆優美。『薦席』：是席子。『簠簋』：是古代祭祀盛稻粱黍稷用的器皿，青銅製的。方形就是「簠」，圓形叫

「簋」。『司馬穰苴』：「苴」念「居」，「司馬」是一個官名，掌軍政。穰苴，田氏，為田完的後裔，又稱為田穰苴。他是春秋時代齊國的將軍、大夫、軍事家、軍事理論家。齊景公那個時候任命他做大司馬，以治軍嚴謹聞名。『介冑』：就是披甲戴盔。武士戴盔甲，拿武器。『操』：就是拿。『戟』：就是武器的名稱。戈和矛的合體，合起來叫「戟」。這個有戈跟矛的特點兵器，可以直刺，可以橫擊，兼有勾、啄、撞、刺四種功能。裝於木柄或竹柄上。出現於商、周，盛行於戰國、漢、晉各代。南北朝後漸被槍取代。『梁丘據』：姓梁丘，名據，字子猶。春秋時齊國的大夫，很受齊國君主齊景公的信任。他找到梁丘山這個地方，在此定居，後世子孫便以這個地名做為姓，稱為梁丘氏。『挈竽』：挈竽就是手拿著竽。「竽」，樂器的名稱。古代一種吹奏樂器，形狀像笙但是比較大。『微』：是無、沒有的意思。像《論語·憲問》講的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

這一條講，「齊景公舉行酒宴，夜晚將酒宴轉移到晏子家去，前導敲門說：『國君到了。』」晏子身穿黑色朝服站在門口說：『莫非諸侯有什麼變故吧？莫非國家有什麼變故吧？國君為什麼不是在辦公時間而是夜晚來呢？』景公說：『香甜的美酒，悅耳的音樂，希望和先生共歡樂。』晏子說：『鋪設臥席，陳放食具，都是專人侍候，我不敢參與啊。』」景公聽了之後走了。「景公又把酒宴轉移到司馬穰苴的家，前導敲門說：『國君到了。』穰苴穿著盔甲，手持武器，站在門口說：『莫非諸侯有兵犯境吧？莫非大臣有謀反吧？莫非大臣有不服從的嗎？國君為什麼不是在辦公時間而是夜晚來呢？』景公說：『香甜的美酒，悅耳的音樂，希望與先生共歡樂。』穰苴回答說：『鋪設臥席，陳放食具，都有專人侍候，我不敢參與啊。』」穰苴跟晏子一樣，不敢跟齊景公在晚上這個時候喝酒

，景公又走了。「景公又把酒宴轉移到梁丘據家，前導敲門說：『國君到了。』」梁丘據他就左手抱著琴，右手拿著竽，拿著樂器，邊走邊唱的迎了出來。「景公說：『快樂啊！今晚我要暢飲了。沒有他們那兩個人，如何治理我的國家！沒有你這一個臣子，如何使我快樂！』」晏子跟穰苴他們就是盡忠職守，所以齊景公講，沒有他們兩個人，那怎麼能治理我的國家！對梁丘據講，沒有你這一個臣子，如何使我快樂！我想要飲酒作樂，找不到伴，有你這個臣子就能使我快樂。沒有晏子跟穰苴他們兩個，就不能治理我的國家。所以穰苴、晏子也表現出盡忠職守的本分。

好，這一條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